

资源入股 错时上市 品牌营销

大棚里种出“摇钱树”

阅读提示

新春佳节，家家户户庆新春，广大菜农忙收获。高青县木李镇杂姓刘村种了几十年大棚蔬菜的齐兆财告诉记者：“很多种大棚的群众，每年春节都会在大棚里过。虽然辛苦，但很高兴。”与齐兆财一样，遍布全县各地的大棚种植户坦言，种大棚确实辛苦，但也赚钱！

同样是种大棚蔬菜，效益却差别不一。在高青，种植大棚蔬菜是农民致富增收不错的选择，土地一年四季都有收成。大棚到底咋种才能更稳当、更赚钱？近日，记者到青城、花沟、木李、唐坊等种植基地进行了探访。



□李嘉 报道
近日，在唐坊镇魏寺村益丰果蔬种植合作社，游客正在大棚里采摘西红柿。

个棚，成为远近闻名的“两西”(西红柿、西葫芦)基地。

产、农民增收。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耿梦琪

“资源入股”扩规模

杂姓刘村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探索种植蔬菜大棚，几乎与寿光同时起步，30多年间大棚多次更新换代，每个大棚年均收入四五万元，发展优势很大。

即使这样，杂姓刘蔬菜大棚的创始人齐兆财仍有许多困惑。“各家各户的承包地相对零散，面积少、规模小，不利于今后做大做强。”这一点在多个专业村都有所体现。受传统思想、土地资源紧缺等因素影响，土地大面积流转和重新调整难度较大，很多大棚蔬菜种植专业村基本没有种植大户，都是单打独斗在打拼，形不成规模发展的竞争优势。而规模化种植虽然管理成本低，利润空间大，但其较高的投入让一般家庭难以承受。

在这方面，唐坊镇魏寺村益丰果蔬种植合作社推行的“资源入股”在规模发展方面给菜农们提供了参考。除去传统的资金入股参股之外，该村村民可以将自家土地、原有种植大棚、人力、技术资源等多种形式折算为股份参加合作社，使合作社流转土地达到300余亩，对村内原有的23个温室大棚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69亩高标准冬暖式大棚的蔬菜种植基地。通过合作社的统一管理，蔬菜产量、质量有大幅提升，刚上市的水果西红柿卖到了15元一斤。

除此之外，花沟镇的晨润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也提供了范本。该合作社流转土地600亩，建起了高标准冬暖式高温棚和智能科技塑料大棚，同时建成了鑫裕家庭农场，通过“合作社+农户+市场”的模式，吸引周边群众到合作社租种大棚，有种植经验的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很多有大棚管理经验但又不想再自建大棚的农民，成为基地的“棚长”，两三个人管理一个棚，每天可以领到60元的工资，大棚产量高了还有额外奖励。目前该合作社所在的唐口一村80%的家庭从事大棚种植，户均2

错时上市赢效益

多年的种植经验，让齐兆财变成了“土专家”，通常情况下，一看叶子和长势就知道果疏得了什么病，需要怎么管理。“种大棚，蛮干不行，要讲科技。”没有多少文化的齐兆财却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他说，要想搞好多棚菜，除了瞄准市场合理安排茬口外，栽培技术的高低也非常关键。

以芹菜为例，在前几年芹菜市场走低贱卖时，木李杂姓刘和青城柳树高等芹菜种植基地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菜农支招说，外界传言芹菜农药残留多，是因为管理技术欠缺，要合理控制温度和湿度，减少播种密度，适当拉大风口，做到这几点，就可以有效地防控病虫害，根本不用施药。

在杂姓刘大棚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层层地挂满枝，每棵由下往上足足有三四层果实，收菜的找上门，他们却不卖。别的地方都是熟一茬赶着卖一茬，而杂姓刘菜农的回答是：“我们不急卖，等别处卖得差不多了，过几天市场价格高时再摘下来卖。”“那些熟透了挂在枝上不会烂掉吗？”“不会，这个火候我们能把握好！”菜农们囤货不卖，巧打上市时间差也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这其中更有他们多年摸索积累的经验窍门，这些经验也让菜农收获了比别处同样面积更高的收益。

齐兆财说，菜农要经常到寿光等市场和基地多转转，注意掌握农产品种植信息及价格信息，适时调整产品种植结构，灵活把握蔬菜品种种植时间和产品上市时间，尽量避免同类蔬菜同时大面积种植、大批量上市，以确保各类蔬菜各个季节上市量均衡，价格合理，进而获得满意的收益。

类似齐兆财这样的农业土专家在高青县还有很多，他们懂技术，担当起蔬菜种植技术指导员或技术顾问，促进农业增

直面市场破困局

花沟唐口大棚蔬菜基地的群众们在聊到市场时，表示无奈。商贩收购他们的蔬菜时，他们只知道今天卖了多少斤，却不知道卖了多少钱。因为商贩不定价，只提供市场参考价格，拉到市场卖完后，扣除自己的成本和利润，下次再来拉菜时才明确价格结算货款。商贩这种随行就市的做法，苦了在价格方面没有发言权的广大菜农。要让菜农在价格上有知情权、发言权，直接对接市场才有望破解这个困局。

建市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要从传统的销售渠道说起。尽管价格不够透明，但这支庞大的销售队伍，确实解决了菜农卖菜难的后顾之忧，他们对这种操心少的“傻瓜销售模式”也乐于接受。因此，相对于寿光，高青县的市场体系和流通环节相差较大，市场经纪人也不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流通中的作用还不够突出。

针对该情况，高青县正在探索“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一方面，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发挥现有龙头企业和能人的带动作用，创建品牌，大搞订单服务，带动农产品市场的流通，解决一家一户想办而办不了的事；另一方面，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新模式，加大对有实力的农业实体公司和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发挥他们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作用，特别是在销售环节，加快发展“农超对接”这种新型销售模式，既可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利于民，也实现了与市场的直接对接，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指导农民生产种植，真正达到政府做强产业、公司做大事业、农民做实业的多赢效果。

目前，在晨润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青城柳树高、唐坊魏寺等村，已开始着手谋划组建有形市场，探索电商无形市场。

农业产业结构 加快提档升级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刘元忠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农业局获悉，新的一年，该市农业产业结构将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大力调整粮经饲比例，构建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加快提档升级步伐。

据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淄博市将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做精做优南部生态有机农业区、中部休闲观光都市农业区和北部高产高效精准农业区三大板块，推动100万亩优质专用粮，75万亩蔬菜和黄三角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提质增效。壮大粮、畜、菜、果四大支柱产业，开展好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支持发展草食家畜养殖和青贮玉米、饲草作物种植。

同时，积极扩大马铃薯、小杂粮、薯类、豆类等生产面积。将改造提升优势蔬菜基地10万亩，全市优势蔬菜总面积达到50万亩以上；市级、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分别达到60处、15处；新增食用菌栽培面积20万平方米，总面积达到450万平方米。继续实施百家居都市农业示范园提升工程，推动光伏农业示范园建设，完成园区土地开发利用面积23万亩以上。制定都市农业发展规划，重新认定市级都市农业示范园。加大力度，力争把临淄区国家级、桓台县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排头兵”。抓好“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着力培育临淄西红柿、池上桔梗、博山猕猴桃、沂源红苹果、淄川富硒农产品等特色产品，建设一批高效特色农业专业镇、专业村。

淄博开展 农资打假行动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刘元忠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月28日，淄博市农资打假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针对当前农资市场秩序不规范、制假售假行为更隐蔽，个别地区、个别品种农资质量不过关等问题，农业部把今年确定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淄博市将加大农资打假力度，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据悉，今年农资打假工作将重点强化农资市场监管整顿，取缔不具备法定资质或整改不到位的农资生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农资市场、集散地和经营门店开展日常监管，实行拉网式清查，消除监管盲区死角；强化农资质量监督抽查，各区县制定农业投入品检测计划，以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为重点，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产品实行监督抽查，把不合格产品列入黑名单，严格依法查处，并对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追溯处理，对已流入市场的产品予以召回。

同时，由于农资产品来源广、种类多，监管工作涉及多环节、多领域，全市各级农业部门牵头，联合公安、工商、质监、物价、监察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密切与法院、检察院等机构，建立部门间线索通报、联合执法、案件协办、定期会商等工作机制，发挥联动优势，增强打假工作合力，确保打假效果。

据了解，2014年，淄博市开展了春、夏、秋季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全年检查农资、卫生杀虫剂、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620余家次，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312起，立案查处63起；共查获违法违规农资3.8万余公斤，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580余万元。

蘑菇菌棒 首次出口香港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尹晓艳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经淄博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合格，山东大地肉牛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培养的5940棒蘑菇菌棒顺利出口我国香港。这是淄博市首次出口该类农产品到香港。

据悉，蘑菇菌棒是在培养基接种的菌种充分发菌之后，出菇之前的生产状态。此种状态可持续2个月左右，为“国内发菌、国外出菇”的出口模式创造了条件。与传统的鲜蘑菇成品易腐烂、需空运出口相比，出口菌棒可以采用普通冷链海运方式，降低了运费和关税成本，有效规避成品出口导致的贸易壁垒风险和摩擦。

为帮助企业顺利出口，淄博检验检疫局主动帮助企业收集、学习相关标准和植物检验检疫有关规定，结合产品加工工艺，对培养基灭菌、菌袋接种等环节严格控制，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将检验检疫工作前置，从企业原辅料验收、配料、灭菌、接种、培养到现场检验检疫及最终的装运前监管，实行全过程“集成化服务”，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开辟出口绿色通道，便利企业放行通关。

6家企业列入工信部 铸造行业准入公告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郭龙雷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2015年第13号公告，公布了第二批符合《铸造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经过组织申报、材料审核、现场复核、专家评审，此次山东省共有57家企业列入公告（不含青岛）。其中，淄博市的旗开重型机械有限公司、黑山路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大力矿山机械科技有限公司、3金玻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大亚机电机械有限公司8家企业列入。

据悉，铸造行业准入公告制度自2013年开始施行，截至目前，工信部已公布了2批符合《铸造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目前，淄博市共有11家企业列入工信部铸造行业准入公告。铸造行业准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该市铸造企业转型升级，对推动铸造企业技术装备提升和现代化管理，加快产业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年助700余聋儿走进有声世界

——记淄博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创建人傅锋

阅读提示

现年64岁的傅锋是一位残疾人。一岁半时，他双下肢瘫痪，尽管几十年来他只能蹒跚前行，但他却不屈不挠，创建了淄博市第一个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如今已近20年。先后被评为省、市、区“助残先进个人”“助残模范”“自强模范”等。他和他的团队，让700余个聋儿走进有声世界。

20年来，康复中心已经成为集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康复训练、言语矫治、家长培训、基层康复辅导员培训为一体的康复机构。1997年和2014年，两次通过国家验收，并被确定为国家级定点康复机构和国家级助听器验配机构，成功完成5期国家助听器资助项目。



□程芃芃 报道
2月3日，傅锋正在为聋儿做康复训练。

组建专业康复团队

傅锋长期在内科领域工作，不熟悉耳科领域的情况。于是，他找来相关资料进行学习，明白了要从事聋儿康复，首先要解决“听”的问题。随着对聋儿康复的基本规律的初步认识和掌握，傅锋的康复中心，康复效果越来越明显，慕名而来的听障儿童也逐渐多起来。

缺乏师资成了发展的瓶颈。为此，傅锋不断培植康复学科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教师队伍。为了让不同专业背景的师资最终掌握聋儿康复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他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

不管经济多么拮据，他每年都要拿出3万元—5万元，分批安排教师外出学习和进修，有4位老师获得华东大学听觉言语科学研究生学历，所有教师都经过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进修，并掌握了最先进的康复理念和技术，所有教师都经过解放军总医院听办检测技术培训，并获得康复专业所应具备的扎实的听力学知识和技能，有的还具备了听力检测资格认证，有的分别获得三、四级助听器验配师和AVT教师资格认证，并出席一些国际、国内高规格的专业技术研讨和学术讲座。

在傅锋的带动下，康复中心建成了一支由4名研究生、8名本科学历等专业人士组成的20人专业康复团队。听力专业技术人才熟练地掌握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人工耳蜗调试和评估技术、言语矫治技术。

房租、引进多媒体教学设备、派出进修等，样样需要钱，学校的发展要有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作为支撑。傅锋加强了与西门子助听器公司的合作，除保证聋儿对助听器的正常使用外，还面向社会聋人开展服务。几年下来，有了一些结余，大大提高了康复中心的抗风险抗动荡能力。

如今，在这里康复的聋儿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听得好、理解得好、说得好，孩子们的点滴进步，赢得了家长们欣慰的笑容。

康复训练事必躬亲

为搞好康复训练，作为一个内科医生，20年来，傅锋系统地学习了耳科及神经科的解剖、生理、生化知识，学习遗传学，了解耳聋发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孩子学习语言的规律，并学习了教育学、幼儿教育、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音系学、游戏设计及各分支学科。

家长参与教育，对孩子的康复起到重要作用。傅锋用8年时间，学习美国英语听力口语教学课程《美国，你好》，用自己的学习体会，帮助家长理解孩子在学习语言过程中的规律，力求更科学、更生活化地引导孩子自信地学会听和说。

康复训练是项艰苦的工作，来这里进行康复训练的孩子都很少，护理难度也就越大。有些日托的孩子，生活不能自理，傅锋还要半夜给孩子把尿，孩子拉到床上了，又要给他们换洗衣裤、被褥。孩子感冒发烧，他就为他们进行物理降温，打针、输液。

对人工耳蜗移植技术的深刻理解，使傅锋意识到，对于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孩子，人工耳蜗最终将取代助听器成为最为有利的武器。尽早把康复中心建成人工耳蜗移植术后的康复基地，是占领聋儿康复制高点的明智之举。此后两年，傅锋接收了33名耳蜗术后的孩子，康复成功率由以前的25%上升到近100%。

2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是20年前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让更多聋儿走出无声世界，是傅锋一生的梦想。如今，孩子们的呀呀学语声，依旧在回荡，每当这时，傅锋就会忘记所有烦恼。悠闲时，他还作了一首诗：浩瀚苍穹无限，聋康事业尤健。笑品陨落坍塌，蹒跚自在人间。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致力于聋儿康复

2月3日，记者来到位于淄博市张店区的淄博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这里分为两层，房间按照功能分成不同的区域，并安装有安全防护设施，空调、语训设备、消毒设备，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楼上响起聋儿们的呀呀学语声，目前，这里有70余名聋儿在训，分别来自淄博市各区县及德州、临沂、济南等地，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八岁。

从事聋儿康复事业，与傅锋的职业有莫大关系。“文革”期间，他下乡到云南，1978年来到淄博，起初在一个基层公社卫生院做医生，10年后被调到市民政局下属的一个残疾人工厂，任保健医生。

“在这个工厂工作的残疾人，有40%是聋哑人，他们是工伤事故多发人群。总是因为听不到工长的号令，自伤或伤到他人。”这个现象，让傅锋萌发了为聋哑人的康复做点什么的念头。

他找到厂里的手语老师，向老师介绍了这个想法。老师说：“你要是真想办，就要面向儿童。人的语言形成期是1—6岁，年龄越小的孩子，效果就越好。”听从老师的指点，傅锋开始着手成立聋儿康复中心。

当时，一无资金、二无经验、三无专业队伍。“对于如何办好聋儿康复中心，我一点底都没有。就想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到实践中去学吧。”创业从租借校舍、聘请教师、购买设备、宣传招生开始。为了租场地、买设备，傅锋把自己的住房卖掉，拿出辛苦攒下的2万元，又举债十几万元，终于把聋儿听力康复中心建起来了。1994年5月18日全国第四个助残日那天，傅锋和他的团队开始到大街上宣传，向过往行人发传单。当天，有4名聋儿报名参加。